

东北师范大学日本研究丛书

主编：尚侠

日本女性文学史

刘春英 著



创立于1897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2012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日本女性文学史/刘春英著.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2

(东北师范大学日本研究丛书)

ISBN 978-7-100-06631-0

I. 日… II. 刘… III. 妇女文学—文学史—日本
IV. I313.0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050823 号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东北师范大学日本研究丛书

主编:尚侠

日本女性文学史

刘春英 著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100710)

商务印书馆发行

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厂印刷

ISBN 978-7-100-06631-0

2012年12月第1版

开本 880×1260 1/32

2012年1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张 12 7/8

定价: 元

本丛书承蒙日本国际交流基金资助出版

序

吕元明

我对写作文学史，不大感兴趣。文学史好写，也不好写，很难写出特色来。

刘春英女士写作的《日本女性文学史》，有人也曾写过，以我的观感论，尤其不好写。不过，当刘春英女士将《日本女性文学史》的写作细目拿给我看时，我发现她确实看到了很多点子上。她对日本女性文学史的梳理，相当有程序，而她对日本各文学阶段女性作家的新论断，尤值得引起注意。

日本女性文学史，是日本民族、国家、日本女性史的一部分，有其发展、流变的过程。这涉及社会发展阶段、女性的社会地位、女性作家文学的势力及其影响。

日本在历史上是根据社会发展进行大胆改革的国家，对日本社会产生巨大影响的改革有两次，一次是公元7世纪的大化革新，将古老豪族左右的国家，引向中央集权统治的封建主义国家；一次是明治维新，结束了幕府对国家的封建统治，使日本走上资本主义道路。

日本的女性文学也在这样的过程中发生、发展。可以说，革命性、开放性、坚韧向前性是日本女性文学史的基本性格和精神，随着时代发展，这种性格和精神不断发展、变化，呈现出精彩的、斑斓的

成果。

各国文学早期的作品，往往很难找到作家的名字，更难找到女性作者的影子。但在日本的大和和奈良时代的文学中，却不难找到女性作者的身影。这些女性作者有着坦荡的胸怀，健康、富有个性，勇往直前。作为文学史家，将历来文学史著作中少有发现、没有引起注意的女性作家及其作品加以整理分析，确实需要做很多深入细致的工作。譬如，日本古代的婚姻形态（如访妻婚），日本古代的天皇中的女性，这些在日本古代不同女性作者的写作中是怎么表现的，无疑都值得我们去研究。这些日本女性文学史的创始之作，在《古事记》、《万叶集》里其实都可以不时有所发现。

作为日本古代文学史代表作的《古事记》，虽是通晓汉语的宫廷官人太安万侣所作，实际是来自天武天皇时代的女官人稗田阿礼的古史说唱，“说部”其实正是稗田阿礼所承担的任务。可以说，稗田阿礼的说唱，对日本文化起了奠基和转折的作用。

大化革新将日本的社会和国家政治发展水平提高到一个全新的阶段，日本国家进入文明时代，也开创了文学崭新的发展天地——平安王朝时期文学。平安王朝时期（794—1192年）一方面大力吸收中国汉字、汉文化，另一方面利用汉字作为日本语言的标音，发明了片假名和平假名，极大地推动了日本文化的发展。

大化革新的奈良时期整理的结集《万叶集》，收有四百五十年间古代和歌 4500 余首，有名和无名的作者有数百人，上至天皇、贵族阶级，下至东国农夫、军人、乞食者、游女，其中女性作者有一百数十人之多，如前面提到的游女即是，但多数女性作者是天皇、皇族、贵族、官吏。《万叶集》中最古的一首歌即是盘姬皇后（仁德天皇皇后）所作，著名的天皇、皇族、贵族女歌人有磐姬皇后、舒明天皇、大伯皇女、

但马皇女、镜女王、额田王。其他女歌人石川郎女、纪女郎、坂上郎女、狭野茅上子、茅上娘子、大伴坂上郎女、坂上大娘、笠女郎、对马娘子(玉槻)、田村大娘等也几乎都是古代飞鸟、平城期的一流女性作家。可以说,日本古代文学,几乎有一半是靠女性创造的。

宫廷交往、官场应酬,往往需要汉语、汉文的表述。在上流社会,汉语、汉文水平的高低,往往也是身份修养的标志。日本的假名文字成为日本政治、文化表现的主流,历经了很长时间。平安时期假名作为日本的语言的表述,主要是在贵族和宫廷女性中作为消遣使用的。当时女性在宫廷贵族间任职也较多。日本的女性文学正是在这群女性的表述中产生、发展起来的。

平安王朝时期,女性文学在太宰府左迁后(910年)发达起来,且成为当时文学的主流。

在平安朝前期,和歌中女性仍有很大的势力,代表者有小野小町、斋宫女御、藤原道纲母、和泉式部、伊势大辅、清少纳言、赤染卫门、小式部内侍、相模、佑子内亲王家纪伊、待贤门堀河、小侍从、式子内亲王、建礼门院右京大夫等。

物语文学形成期的几部代表作品《伊势物语》、《大和物语》、《竹取物语》、《宇津保物语》、《落洼物语》等作者均不详,可见物语在开始阶段,并不受到世人的欣赏。社会在进步,女性地位却在下降。即使是代表日本物语文学顶峰之作的《源氏物语》,其作者紫式部也只是女官名,连生卒年都没有记载,真实的名字也不清楚,可见女性在平安王朝时期的地位是不高的,而她们却创造了当时最富有革命性的、超一流的文学。平安王朝时期的日记文学、随笔文学的代表作家几乎也都是女性,如《蜻蛉日记》的作者藤原道纲母(又名藤原伦宁女)、《更级日记》的作者菅原孝标女、《和泉式部日记》的作者和泉式部、

《紫式部日记》的作者紫式部、《枕草子》的作者清少纳言等，其名字无不借用的是其官职、父兄官名乃至儿子之名称。

这些驰骋王朝文坛的女性作家，虽未能以真实名字立世，却以其纤细的感情、真挚的性格、对生活真实的描写、富有色彩的表现力、流畅富有动态的民族语言的表达，使日本文学由以汉语表述为主转变为以假名为标音，极大地拓展了日本文学表现的天地。

平安王朝的物语文学、日记文学、随笔文学，成为这一时代的新的文学表现形式，丰富了日本文学的范围。特别是物语文学，不受韵文格律的限制，是文学的各类形式的中心，不仅可以细腻地描写外在客观世界，也可以表现人的丰富的内心世界。平安女性作家发展了这种前人没有充分运用的散文形式，成为后来物语、散文、小说的滥觞。因此，日本文学研究者往往称紫式部的《源氏物语》是世界上第一部长篇小说。而紫式部在自己的物语创作中所运用的“物哀”的理念，则对后世的文学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日本女性作家并非只贡献于文学，她们还开创了假名文字，使之成为民族语言表述的先河。

其后，将军势力扩大，取得天下，幕府上台执政（1192—1867年）。几百年间，文学成为男性的世界，女性文学不再是文学界的主流。

曾是日本上流社会女性使用的假名文字，已在社会普遍使用。文学的中心由贵族变成了幕府武士。不过，在和歌中尚可见女作家的名字，有名的有宫内卿、俊成女、永福门院、永福门院内侍等，但文学主流已让位给军记物语。

其后又过渡到经济势力极大膨胀的城下町的商人社会，平民有了写作的机会，印刷大为发展，文化广为普及，出现了井原西鹤《好色

一代男》、《好色一代女》那样的作品。

江户庆长时期歌舞伎兴起时，出云大社的巫女阿国到京都演出歌舞伎舞，受到欢迎。在此基础上，女歌舞伎盛行一时，后来以有伤风化被幕府禁止。总而言之，女性作家已难以在武士、町人社会生存。

日本女性文学再次在日本社会上引起注意，是在日本明治维新（1868年）以后。明治维新的改革，结束了幕府的封建统治，推动日本进入资本主义时代。同时，也带来日本女性的解放。一批日本女性作家作为一支新军登上文坛，成为文坛的风云人物。

明治维新开始的日本近代女性文学和平安王朝的女性文学，是两个时代的产物，在性质上、规模上、表现上、影响上，都会有所不同。日本古代文学的《万叶集》中，日本女性充分显示了文学的才能。而平安王朝后期的女性文学，几乎独占那一时代的高峰。而进入近代以后，日本女性作家和男性作家大致立于平等的基础上，其创作上则显示了她们不同的特征和各自的艺术成就。

日本近代初期，走进一流作家行列的女性作家的第一人当是樋口一叶，但即使是在当时那种开化后的社会，樋口一叶也只留下一张照片，和她在开创近代女性文学方面的成就极不相称。

其后，与谢野晶子、田村俊子、宫本百合子相继走上文坛，这三位女将是近代文学前期最富有开放精神的女作家，赢得广大读者的推崇。人所共知的与谢野晶子曾公开写诗反对日俄战争，在爱情上也最富有开放精神。田村俊子曾以《木乃伊的口红》，大胆提倡日本女性的思想解放和性解放，后旅居加拿大多年，最后病逝于中国上海。宫本百合子背叛贵族家庭，走向贫民下层，最后投身于日本无产阶级革命。

在她们之后的是平林泰子、佐多稻子、林芙美子，她们也是以激进的女性作家的面目出现。冈本鹿子的创作在某些方面有些类似田村俊子。

日本发动的侵华战争，在日本各阶层引起极大波澜。绿川英子毅然离开日本，参加中国的抗日战争，为日本坚持正义的女性文学开创了新天地。

战后日本女性获得前所未有的解放，女性文学呈现多元化的局面。大田洋子反对核战争，老作家中继续创作的有宫本百合子、野上弥生子、林芙美子、网野菊、宇野千代等，战后开始崭露头角的女作家有圆地文子、濑户内晴美、有吉佐和子、曾野绫子、田边圣子、大庭美奈子、壶井荣等。

战后日本文化广为普及，女性文学创作也色彩斑斓。日本文学如果以十年为一个周期的话，那么每一周期都会出现一批新面孔的女作家。

在日本的历史上，女性文学经历了古代高潮、平安王朝时期高潮、明治改革以后的高潮。刘春英研究日本平安王朝女性文学、日本近代女性文学已有很长时间，此次将其长时间的研究成果整理为《日本女性文学史》，实可一读，是为序。

2008年11月8日

于长春

目 录

| | |
|------------------------|-----|
| 自 序 | 1 |
| 第一章 大和、奈良时代日本女性的创作 | 5 |
| 第一节 大和、奈良时代日本女性生存的时代土壤 | 5 |
| 第二节 上古及万叶时代的女歌人 | 17 |
| 第三节 日本文化转折的奠基者——稗田阿礼 | 40 |
| 第二章 平安朝时代女性作家的创作 | 45 |
| 第一节 平安朝女性文学源头探微 | 45 |
| 第二节 平安朝女性文学的成型模式 | 59 |
| 第三节 平安朝女性文学的成型轨迹 | 65 |
| 第四节 平安朝女性文学的艺术成就 | 73 |
| 第三章 镰仓、室町、江户时代日本女性的创作 | 96 |
| 第一节 武家政治的确立与女性地位的衰微 | 96 |
| 第二节 镰仓、室町、江户时代女性作家的创作 | 102 |
| 第三节 出云的阿国 | 115 |
| 第四节 弱化的女性和角色心理与审美意识 | 120 |
| 第四章 日本近代女性作家的创作 | 126 |
| 第一节 启蒙主义思潮与近代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 | 126 |
| 第二节 樋口一叶的创作 | 133 |
| 第三节 与谢野晶子的创作 | 142 |

| | |
|---------------------------|-----|
| 第五章 现代日本左翼女作家的创作····· | 156 |
| 第一节 日本左翼文艺运动述略····· | 156 |
| 第二节 宫本百合子与野上弥生子的创作····· | 163 |
| 第三节 林芙美子与佐多稻子的创作····· | 183 |
| 第四节 壶井荣的创作····· | 195 |
| 第六章 日本侵华时期来华的日本女作家····· | 205 |
| 第一节 国际主义战士绿川英子····· | 206 |
| 第二节 反战同盟战士池田幸子····· | 225 |
| 第三节 近代女性文学的拓荒者——田村俊子····· | 236 |
| 第四节 牛岛春子与“满洲”····· | 250 |
| 第七章 战后女性作家的创作····· | 270 |
| 第一节 战后日本女性文学繁荣的时代土壤····· | 270 |
| 第二节 战后女作家创作概观····· | 281 |
| 第三节 有吉佐和子与山崎丰子的创作····· | 305 |
| 第四节 大庭美奈子与津岛佑子的创作····· | 322 |
| 第五节 林真理子的创作····· | 334 |
| 第六节 吉本芭娜娜的创作····· | 341 |
| 附录 日本女性作家年表····· | 350 |
| 参考书目举要····· | 393 |
| 后记····· | 401 |

自序

——日本文化的变迁与女性人格的变异

公元712年问世的《古事记》，不仅为日本民族历史文学的滥觞，同时也揭开了蒙在大和女性头上的面纱。迄今千余年来，日本文学画廊中，林林总总靓丽的女性形象，纷彩多姿。伴随着朝政的更迭、世事的变迁，她们或幽怨满怀，踟蹰而行；或义愤填膺，铿锵而至；或乜斜旧习俗的羁绊，袅袅独行，在历史的舞台上昭示了一段精彩的日本女性人格变迁史。

“文学作品中几乎所有的女性形象都象征着被抽象成原则的女性的本质”^①，都是那个时代所赋予女性的符号和代码，都鲜明地呈现出时代的烙印和痕迹。女性和男性同样是具有创造价值的人类，是社会的主体。然而在父系文化下，女性作为社会主体的资格被剥夺，从而被异化为男性的统治对象，从人类文化的角度认识这一主题，使我们不能不对探求日本女性发展史产生浓厚的兴致。

从人类冲出原始蒙昧状态，到现代文明社会崛起之前，被压迫、被奴役可以说是妇女的共同命运。但是，不同时代、不同社会、不同

^① 水田宗子著，叶渭渠主编：《女性的自我与表现》，中国文联出版社2000年版，第8页。

国家因其经济、政治、文化、风俗等各种不同因素的制约，所表现出的对妇女的压迫和奴役的程度与方式又千差万别。

在日本历史上，女性地位的演变可以说是呈现出一个 V 字形。自大和时代^①起，日本女性虽然和男性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之下，但是上古时代流行的母系社会残留的婚姻形式——访妻婚，随着生产力的发达，物质生活的丰盈，婚姻形态内质的变化和封建家族制度的形成，女性地位的渐趋式微，至中世纪武家社会时期，开始接近消亡。明治维新时期扑面而来的西风以及强化型教育制度的普及，使日本妇女的自主意识开始抬头，但是社会惯习中为女性设定的“贤妻良母”之角色，导致男尊女卑制度之横行，使日本女性长时间内作为历史舞台上的配角，其主体意识以男性主体意识延长的形式被禁锢了。直至 20 世纪初叶，女性渐始与男性于一个平台上开始追求真正的“人”的生活。但是女人首先作为一个人，不拘哪个时代，都有生存的权利，都会有自己的主张和声音。尽管自奴隶时代起，男尊女卑的社会习俗将女人渐趋置于男性的樊篱中，她们的人权、她们的希冀、她们的憧憬，在男权统治的漫漫历史长河中被动地浮游，但还是不时地泛起几朵绚丽的浪花。

日本文学绵延千载，其中女性创作功不可没，且不说有幸作为日本第一部历史文学作品《古事记》口诵传承人的稗田阿礼和跻身于日本第一部诗歌总集《万叶集》中的那些众彩纷呈的靓影，单是其后绽

^① 大和时代(250—538年):指日本定都于大和地区(位于现奈良)的时代,其间,国王屡次在此范围内迁都。因当时统治者大量营建古坟,又称古坟时代。古坟的分布基本上遍及本州岛南部,以奈良、大阪的大和盆地为主。此期最大特色是圣德太子仿效中国隋朝提出《十七条宪法》。

放于平安朝^①的随笔文学、物语文学、日记文学等多种体裁中的巾帼佳作,已足以使我们充分地领略到了日本古代文学的巅峰美景。进入近代,伴随着西方资产阶级文学思潮的袭来,日本近代文学中个性开始觉醒,人性开始复苏,加上十月革命后左翼文学开始崛起,导致了众多的“娜拉”走出封闭的家庭,其与文明相呼吸的近代人的自我意识及其反封建压迫、反帝国主义侵略的精神,都在一段时间内对中国文坛产生了不小的影响。20世纪60年代以后,随着日本经济的高速增长,物质生活的骤丰,妇女地位和受教育程度的提高,新闻媒体的发达,日本女性文学又迎来了第三个创作高峰期,一大批才华超群的女作家登上文坛,在各种题材的创作上,留下很多令人难忘的作品,这在亚洲都是一个特殊的范例。她们所起的时代先驱作用,令许多须眉男子都难以比肩。难怪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大江健三郎说:“不远的将来,在日本,能够构建新小说思想或思想性小说这种文学世界的,唯有(日本的)年轻女性们……”^②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日本女性文学研究渐趋繁荣,尤其是近年来,陈岩、刘利国两位先生合著的《日本历代女诗人评介》、肖霞教授等著的《全球化语境中的日本女性文学》及张晓宁教授撰写的《日本近代文学的女鬼才——与谢野晶子论》等几部大作的问世,加之屡见于报纸杂志上的关于日本女性文学的高论,以及各种版本的《日本文学史》中对女性文学的译介,标志着中国的日本文学研究进入一个新阶段。这些丰硕的研究成果曾经对本人的治学产生了重大的启迪作用,也是激起我撰写此书的诱因之一。但是略感遗憾的是,迄今中国

① 平安朝:桓武天皇于延历十三年(794年)将京城迁至平安京(今京都),至1192年源赖朝创立镰仓幕府止这段时间。

② 匡文立:《和服下柔肠百结》,载于《中国图书商报》2002年1月24日。

还没有一部完整的日本女性文学史及同类的译作问世。川端康成和大江健三郎作为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得者,固然有其被介绍的价值,但对我们这个东邻经济强国和世界上的一个文化输出大国中占其一半人口的女性和女性作家进行了解和研究,亦不是没有裨益的。

国内在如何解析日本女作家群体文学本源的问题上,较为流行的是止于平面的表象式的论述法,聚焦于“女性”在日本文学创作中的积淀,这种单一的评价,显然有悖于日本古代女性文学生成的基本逻辑及其所蕴含的丰富文化内核。毋庸置疑,长久以来,我们一直囿于“文学史”的范畴来认识日本古代文学,这种狭隘的作业方式,使我们很难准确地解析导引日本古代女性文学发生的许多真正原因及其生成的最基本因素。倘若我们能够换一种思维方式,以“文化意识”为引导,跨越“文学”的界限,在更加广阔的“文化语境”内解读日本古代女性文学,关注“女性文学之本”,即其成型的真实源头、成型的轨迹和成型的模式,以及这种弱化的社会角色所呈现出的女性意识和政治社会意识,乃至人格变异的研究,这将不啻为一种有意义的探索。

本书欲将日本女性文学置于整个日本女性发展史和日本文化史的背景之内,以尽可能开阔的视野把握日本女性文学的发展脉络,力图在斑驳纷杂的女性文学创作实践中,耙梳葺理出一些规律性的东西来,以飨读者。

第一章 大和、奈良时代 日本女性的创作

第一节 大和、奈良时代日本 女性生存的时代土壤

据史学家考证,在一万多年以前,日本列岛上就有了先民居住,到了汉魏时期,中国的史籍上开始收录有关于日本列岛的些微文字。问世于公元712年的日本第一部历史文学作品《古事记》及在《古事记》成书前流传的一些后来被收入《万叶集》中的和歌,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真实地反映了日本列岛上生存的大和民族先民的生活状况,尤其是隐于其中的日本历史的更迭,及其带给日本女性的沧桑命运。

在人类的历史源头,曾经有过妇女辉煌的时代,“当时妇女不仅与男子处于平等地位,而且往往占有很高的地位,”^①恩格斯将这个女性辉煌的时代称为母权时代,日本乃至世界各国的“考古发掘的材料及上古时期的神话传说都可以验证那时人们对妇女的尊崇”。而母系氏族社会妇女之所以能够在当时与男子处于平等地位,首先是因为“妇女在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中占据主要地位,当时人们按年

^①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73页。

龄、性别实行自然的劳动分工,男子从事劳动强度大的狩猎、捕鱼等,女子则从事采集、种植和家务劳动。妇女从事的采集活动,可以说,在某种程度上,或多或少可以保证人们经常性的食物来源。另一方面,在生产水平低下的情况下,氏族的生存取决于劳动力的强弱与多寡”。^①人丁兴旺是人们企盼的目标,特别是当时人类自身繁衍能力低下,妇女的生育功能对促进部落力量的强大无疑起到了重要作用,故女性以生育功能建立了母权制基础。然而随着社会的发展,男性在生存竞争中逐渐占了上风,渐趋凌驾于女性之上,并最终以体力之优势奠定了父权制。

在每个民族的语言产生之前,早期的神话往往承载着原始初民最初的记忆、生活经验、所信守的道义和理念。《古事记》中大国主神的神话,作为原始初民传达意识的载体,用一种隐喻的方式将日本早期社会发展演变情况展示于世,成为我们考察日本古代社会的珍贵资料。大国主神少年时遭遇两次生死大劫,都是其母亲助他转危为安的。母亲的形象,标志了生命原初阶段女性的非凡地位。及至年长,随着权势的增强,大国主神游弋于数个女性之间,使对其辅佐甚久的原配须势理毗卖忧心忡忡地意识到,身为男性的夫君可以遍寻天下芳草,可是身为女性的自己除了大国主神以外,形单影只,没有别的“相好”,没有别的“丈夫”。其地位江河日下,及至后来不得不在拥有三房六妾的丈夫面前折腰。

“私有制产生后,带来了社会领域的巨大变化,社会的分工催化了家庭内的分工,谋取生活资料逐渐成为男子的事情,家庭内的财产

^① 张风华:《妇女地位的历史考察》,《社会主义研究》1998年第6期,第75页。